

沼泽地上的人们

梅·列·日 著

当代苏联文学

DANGDAI SULIANWENXUE

安徽人民出版社



当代苏联文学

沼泽地上的人们

梅 列 日 著

刘光杰 张季耶 译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19

2.45

58

沼泽地上的人们

梅列日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 1 印张: 19.5 字数: 367,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0,000

统一书号: 10102·1014 定价: 1.50元

译 本 序

白俄罗斯作家伊凡·梅列日的名字,对我国读者来说,恐怕还比较生疏。可是在苏联,他的作品很受欢迎,有的批评家称他为“最近几十年白俄罗斯文坛上最大的艺术家和整个苏联文学杰出的大师”。梅列日的代表作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波列西耶纪事》,这里介绍的《沼泽地上的人们》是其第一部,第二部为《大雷雨的气息》。这两部小说于一九七二年获列宁文艺奖金。

《沼泽地上的人们》写于五十年代后半期和六十年代初,一九六一年首次发表在白俄罗斯文艺杂志《火焰》上,翌年出了白俄罗斯文和俄文的单行本。这部小说所描绘的,虽然只是波列西耶地区一个小村庄的生活画面,但却反映了十月革命后白俄罗斯农村的社会风貌。

波列西耶地区是作者的故乡,位于普里皮亚季河流域,大部分属于白俄罗斯,小部分属于乌克兰。这是一个有名的沼泽地带。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把我们带到被沼泽包围的小村庄库列尼,这里一年四季有一大半时间与外界隔绝。世代住在沼泽地上的人们,忍受着大自然的虐待和财

主的盘剥，他们终年劳碌，却始终摆脱不了贫困和落后。现在革命胜利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可是农村的面貌暂时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社会秩序还不安定，人们生活还很困难，旧思想、旧传统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不少人还处于愚昧状态。尽管如此，革命还是给库列尼的居民们带来了巨大希望。一些人开始考虑过新的生活，商量成立劳动组合；另一些人则希望分到土地后能发家致富，成为真正的“当家人”。自从红军战士米卡诺尔复员回村后，在他的提倡下，年轻人唱的歌都变了，他们唱的不再是悲伤凄凉的曲调，而是雄壮的《布琼尼进行曲》了。

然而要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库列尼的居民们不仅受自然界的沼泽的包围，而且还生活在旧传统和旧习惯的沼泽里。这后一个沼泽，正如米卡诺尔所指出的，“也许比真正的沼泽还要坏，这里进行土壤改良要更困难些”。作者揭示了这两个沼泽如何造成贫困和愚昧，如何扭曲人的灵魂和破坏人的幸福，其目的无非是想说明改造这两个沼泽的必要性。而要改造前一个沼泽，靠落后的小农经济是不行的；要改造后一个沼泽，非改变社会经济制度不可。出路只有一条：实现农业集体化——这大概就是这部小说想要引导读者得出的结论。

梅列日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瓦西里·季亚捷尔和甘娜·契尔努什卡的形象最为突出，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在情节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

瓦西里和甘娜都出生于贫农家庭，从小在一起长大。

天生一张利嘴的甘娜，有时也不免奚落瓦西里几句，瓦西里感到有损男子汉的尊严，又气又恼，两人之间产生了隔阂。但是自从割草时在草地上共同度过难忘的一夜后，他们热烈地相爱了。

作者一开始就暗示瓦西里和甘娜之间的爱情不会有圆满的结局：一天，正当两人坐在沼泽边说话时，“突然甘娜惊叫一声——一条蛇在他们之间爬着”。读者很快就会明白，这条蛇是富农的儿子叶夫西姆的象征，是旧的习惯势力和陈腐的偏见的象征。果然，不久瓦西里和甘娜之间的爱情发生了波折，瓦西里因给土匪带了路而被捕，叶夫西姆乘机纠缠起甘娜来了。

可是甘娜对爱情是专一的。她丝毫没有为叶夫西姆献的殷勤所打动，对他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这就更激起了叶夫西姆非把甘娜弄到手的欲望。有一次叶夫西姆在树林里企图侮辱甘娜，但没有得逞。村里传出了种种流言蜚语。瓦西里信以为真，便不理甘娜。不久，叶夫西姆的父亲带着媒人到甘娜家给儿子说亲。甘娜那个贪财的继母一口答应，软弱的父亲不敢表示反对，而甘娜本人虽不愿意，但眼见已无希望得到真正的爱情，于是顺从了“相忍就能相爱”的古训，违心地同意了。

瓦西里不理甘娜，流言蜚语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把个人的发家致富看得高于一切，认为没有嫁妆的甘娜不是理想的对象。他眼睁睁地看着甘娜被夺走而不觉得后悔和伤心，反而自我安慰，并决定去向能给

他带来一小块好地的玛尼娅求婚。

梅列日在描写瓦西里的外貌时特别指出他有一个特点：两只眼睛颜色不一样。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睛说明瓦西里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他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有忠厚老实、吃苦耐劳的一面，又有落后自私的一面。为了得到发家致富所必需的土地，他既可以不顾威胁，在讨论土地调整的会议上慷慨陈词，也可以不等分配，半夜起来去占地。这一方面说明他敢于为土地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只为自己着想的自私心理。

甘娜则与他不同。作者用饱含诗意的笔调，把甘娜描绘成一株原来不惹人注意、突然满树鲜花怒放的花楸树。她在贫困中长大，但贫困没有压倒她，没有改变她倔强的性格。她不贪图钱财，鄙弃叶夫西姆仗势欺人的霸道行径。她对瓦西里的感情是纯洁的，但这种纯洁的感情却遭到金钱势力和旧传统的势力的无情摧残，她被迫暂时顺从命运的安排。不过甘娜毕竟生活在十月革命后的白俄罗斯农村，时代不同了，她的命运也就会与革命前的劳动妇女的命运有所不同。作者在这方面也透露了一点信息。在结婚宴会上，叶夫西姆强迫甘娜喝酒，甘娜坚决不喝，两人发生了冲突，甘娜大声喊道：“我不愿意留在这里！我要回家！”这一声叫喊，预示着甘娜不会忍受一辈子，她是会“回家”的，一定会走上新的生活道路的。

复员军人米卡诺尔的形象刻画得也比较逼真。部队的

锻炼和教育，使他逐步克服了农民的狭隘和自私，眼界变得比较开阔。回乡后，他立志改革，想要破除代代相传的旧传统和旧习惯。可以预料，他将成为即将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带头人。

乡苏维埃主席阿佩卡的形象着墨不多，但栩栩如生。我们第一次看到他时，他正在和乡民警队长哈尔乔夫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给土匪带过路的瓦西里。阿佩卡认为通匪证据不足，应该释放；哈尔乔夫不同意，他认为凡是帮过土匪忙的人，不论具体情况如何，一律应作为通匪论处，关起来一个，其余的人就会害怕。阿佩卡叹口气说：“如果自己人都害怕我们，我们还算是什苏维埃政权呢？”寥寥数笔，就刻画出了一个实事求是、热爱人民、相信群众的干部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用了较多的笔墨，描写了束柴路的铺筑，而且小说以束柴路的完工而告结束。这件事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大多数居民参加的第一次集体劳动，而且还因为束柴路的建成，标志着库列尼村已摆脱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它已与整个经历着革命变革的世界连在一起，说明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已经打通了。

《沼泽地上的人们》没有写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没有写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它描写的是一个偏僻村庄的日常生活。那些看来似乎平平常常的事，经作者一点染，一剪裁，变成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社会风俗画，概括了深厚的历史内容，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现在这部小说

被公认为苏联当代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列入了中学生必读书目，被改编为电影，并于一九八二年获得第十五届全苏电影节故事片大奖。

伊凡·巴甫洛维奇·梅列日生于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九年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学院，不久应征入伍。一九四〇年加入联共(布)。苏德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喀尔巴阡地区服役，任副指导员。一九四二年负伤住院。在第比利斯军医院养伤期间，开始写短篇小说。一九四三年复员，进入白俄罗斯大学学习。毕业后回故乡从事党的工作，同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进行创作。先后写了中篇小说《繁忙的八月》(1946)、长篇小说《明斯克方向》(1952)和一系列短篇小说。在《沼泽地上的人们》的创作过程中，开始构思《大雷雨的气息》，后者发表于一九六五年。之后继续写《波列西耶纪事》的第三部《暴风雪，十二月》，但由于健康情况不佳以及其他原因，只完成了前三个部分。一九七六年八月，梅列日因病情恶化而去世，终年五十五岁。

梅列日是一位严肃的艺术家。他忠实于历史，力图在作品中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不把现实简单化，敢于揭露矛盾，善于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抓住带倾向性的问题，找出事件发展的轨迹，从而描绘出丰富多彩而又真实可信的历史画卷。他笔法细腻，善于进行心理分析，语言流畅、自然，语调丰富多变。他的小说结构严谨，各条线索交错而不乱，情节剪裁得当，故事发展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读起来引人入胜。

《沼泽地上的人们》根据戈尔巴乔夫的俄译本(文学出版社, 1980年)译出, 并参考了基斯利克的俄译本(白俄罗斯出版社, 1964年)。由于译者水平有限, 译文如有不妥之处, 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 季 耶

1983年4月

献给父亲、
母亲
和亲爱的故乡

目 次

译本序	张季耶
第一部	1
第二部	181
第三部	395

第一部

第 一 章

一

一座座农舍竖立在岛上。这个地方要说它是一个岛，恐怕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的，因为这里既没有汹涌的海浪，甚至也没有溅着水花的湖波，四周是一片散发着腐臭气味的凹凸不平的沼泽地，还有终年湿漉漉的喧闹的树林。

村子紧贴着岛的边缘，有些地方，菜园子的篱笆沿着土墩一直筑到沼泽边。在另一面，在北边，沼泽稍稍后退了一些，给人们让出了一些沙土地。在西边，沼泽也向后退，一片片绿色的和黄色的土地一直伸展到树林那里，这些地虽然沙子少一些，但也很瘠薄，产量不高。在南边，沼泽又紧靠着长满青苔的茅屋，可是这一面与外界的联系最密切，因为在这这里的沼泽上铺了一条路。但这条路只有在寒冬腊月，当无法通行的烂泥塘冻得象打谷场一样坚硬时，或是在夏天，当沼泽干涸时，才能够通行，由此也就可以知道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了。

这个孤岛一年当中有大部分时间是与其他村镇隔绝

的。甚至天气晴朗时，订的报纸或在外谋生的儿女兄弟偶尔寄来的家信，也只能由村里人装在口袋里顺便捎来，迟迟才能收到，因为没有特别重要的事，谁又愿意踩着烂泥特地跑一趟呢？但是与外界之间的这种不稳固的联系，只要下雨的时间稍稍长一些，就很容易中断。春秋两季联系中断的时间长达几个月，这是由于阴雨绵绵和冰雪融化，沼泽大大膨胀，割断了这个岛和周围世界的一切联系的结果。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之久，超过特大的洪水泛滥时期。人们好象长时间地生活在一个被狂风恶浪带到大海里的木筏上，只好等待有一天能刮起顺风，把木筏吹回到岸边来。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害怕，岛上的居民觉得这很平常。他们知道，在这一带，远近都有这样的小岛，这些岛分布在一望无际的沼泽地和从北向南、从西到东绵延数百俄里的野生树丛里。人们需要在这里居住，于是就在这里住下来了。无论是在烦人的冷雨一连几个月浇着潮湿的房顶的时候，无论是在寒风卷着雪花拍打着结冰的窗户的时候，无论是在天气晴朗、温暖的太阳在赤杨树丛上空冉冉升起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这个岛上的人在忙碌着，在一刻不停地、日复一日地奔走着。他们随时随地，不管早晨或晚上，不管夏天或冬天，不管在屋里或院子里，不管在地里、沼泽里或树林里……手里总是在干着什么。

在这六月的早晨，当太阳刚刚从捷列莫斯树林的尖顶上喷射出万道金光时，在农舍的上空已经袅袅地升起了炊

烟，敞着的牲口棚里传来挤奶时牛奶滴在桶底的叮当声和妇女们对牛温存而严厉的吆喝声。有的院子里，这些声音为敲打铁器的声音所打断，这是准备到沼泽地割草的人在用锤子拾掇着大镰刀。在空荡荡的村街上，一个挎着麻布袋，手里挥动着长鞭，还带着几分睡意的年轻的牧人在走着，他的一双光脚踩在因落满露水而发白的草上，留下了深颜色的脚印。他不时把鞭子抽打得劈啪作响，用有点沙哑的声音吆喝道：

“赶牛！……赶牛！……赶牛！……”

小伙子因为刚睡醒，叫唤的嗓门不大，也不愿意多费口舌，就懒洋洋地、但很响亮地抽打着鞭子，来代替吆喝。各家各户院子的大门很快就打开了，牛慢腾腾地带着一种贵族派头走出来，集成一群，这个各种毛色的牛群不断扩大，塞满了整条街，到处可以听到哞哞的叫声。当牧人走到村子尽头时，最后一个院子门口出现了一头褐色的、脑门上带着白斑的母牛，一个黑头发、皮肤浅黑的姑娘在后面用柳条赶着它。姑娘把牛赶到牛群后，就很快回到屋里，牛群还没有走远，她已经手里提着木桶又出现在院子里了。她走到井栏前，井栏的另一面朝着邻居的院子。她把桶挂到吊杆上，吊杆很快往下降，发出了快活的吱吱声。

桶灌满了水，姑娘用一个熟练的动作想伸手去拉吊杆，但突然停住了。她俯在井上，一面用手扶住吊杆使它不摇晃，一面朝井里望着，等待井里的水面平静下来。看来她想在井里照一照自己，但这时从屋里传来了不满的喊